

冰心说梁实秋：他最像“一朵鸡冠花”

梁实秋与韩菁清的376封情书

1991年3月31日，从台北来到上海的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又一次与我在衡山宾馆见面。记得，她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一回，我专程给你送信来了！”说着，她拿出一大包梁实秋书信原件交给我。她授权我来编选《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并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所以此前每一次来上海，总要带来一批梁实秋写给她的信件。这一回，她在家“兜底翻”，不仅带齐了梁实秋写给她的所有的书信，而且带来她写给梁实秋的全部书信。她还把154张梁实秋与她的不同时期的照片送给我。

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她又捧出一个大纸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梁实秋诸多的字画原件，供我写作《梁实秋传》参考。

我把这许多珍贵的宝物带回家，摊满一桌，着手整理，逐一复印。我把一大堆书信复印件以时间为序，总算理出了头绪：梁实秋与韩菁清从结婚到结婚这四个多月的情书共191封，婚后十二年的家书共185封，总共376封，竟有50万字之多。这是梁实秋一部重要遗著。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从每一封信中抽出一句话作为信的标题。接着，一次次

梁实秋：情书是一种紧急救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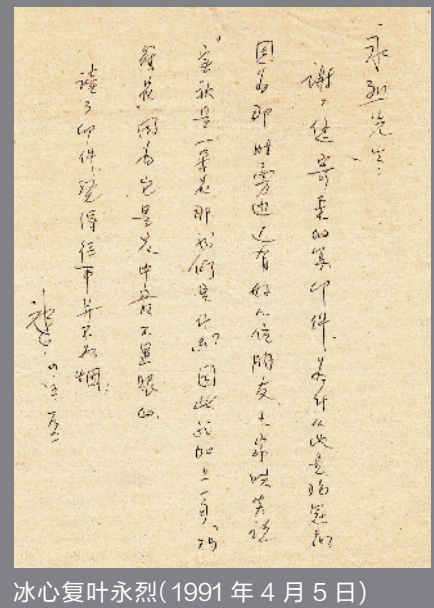
梁实秋写信极为勤快，须臾之间便写成一封。1923年，20岁的他远涉重洋赴美留学时，每隔两三天便寄一信给未婚妻程季淑，“一张信笺两面写，用蝇头细楷书，这样的信收到一封可以看成老半天”。他还曾如此论述过情书的“重要性”：“‘嘴唇只有在不能张嘴时才肯歌唱’，同样的，情人们只有在不能喃喃私语时才要写信。情书是一种紧急救济。”离别三年，他给未婚妻的信积成一麻袋！婚后，梁实秋仍珍藏着他和她爱妻的往返情书，收藏于大床之侧的小柜里。可惜，1948年冬，当梁实秋夫妇

仓促离开北平时，无法带走这一麻袋情书，只得含泪付之一炬，使世人再也没有机会读到他的青年时代的情书。1974年4月30日，客居于美国西雅图次女家的梁实秋夫妇正手挽手到附近市场买午餐食物，突然市场前一个梯子倒下，不偏不倚击中程季淑头部，当场猝死。从此，梁实秋竟然一蹶。梁实秋应台湾远东图书公司之邀，于1974年11月3日从美国西雅图飞抵台北。极其偶然，他来到台北后二十多天——11月27日，与小他28岁的歌星韩菁清萍水相逢，竟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1923年23岁的冰心在美国

制图·王军



冰心复叶永烈(1991年4月5日)

□叶永烈

冰心：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

在整理梁实秋与韩菁清之间数百封往返书信的同时，我还着手整理梁实秋的字画。平心而论，梁实秋的画技一般，但是书法别具一格。我见到梁实秋用整整三页宣纸，恭录兰亭集序，文末标明写于辛酉年(1981年)重阳节，是送给韩菁清的生日礼物。

我注意到内中一本宣纸册页，多处有蠹虫蛀食的洞孔，表明这册页上了“年纪”。我小心翼翼翻阅这历经沧桑的册页。卷首是梁实秋的老同学——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用毛笔题写的千字文，追溯他与梁实秋结交的往事，文中写及“阴历十二月初八，为实秋三十有八生辰”。梁实秋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腊八，即1903年1月6日。他习惯于按照阴历过生日，所以他的38岁生日——庚辰年腊八，为1941年1月5日。这个册页是文友们为庆贺梁实秋诞辰而为文、题诗、作画。当时正值抗战岁月，梁实秋把家眷留在北平，独自前往当时的“陪都”重庆执教，在北陪与吴景超、

冰心

据梁实秋生前回忆，当冰心写到“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时，为梁实秋庆寿的朋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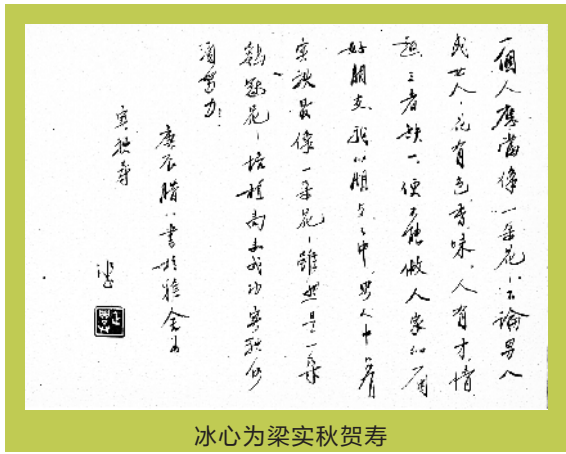


梁实秋与夫人韩菁清

(内中大都都是男人)便起哄了：“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

冰心安然、坦然、泰然，徐徐而答：“稍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呢！”于是，她继续提笔，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冰心掷笔，众抚掌大笑……



冰心为梁实秋贺寿

冰心老人信释“鸡冠花”之谜

在这笑声逝去半个世纪之后，我读冰心题词，却有一点不解——她为什么说梁实秋是“一朵鸡冠花”呢？

我问韩菁清。她说在梁实秋生前，未曾听他说起鸡冠花的含义。不言而喻，要解开“鸡冠花”之谜，唯有冰心本人。

于是，我赶紧把冰心的题词复印，函寄北京，向这位“世纪同龄人”请教。此前，1990年6月22日我曾在北京采访过冰心。此后，她在给我的信中，称我为“永烈小友”。

1991年4月1日我以“小友”的名义给冰心写信请教。我的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谢老：

前函收悉，谢谢您亲笔复函。

我在着手写《梁实秋传》，梁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彼岸给我带来梁先生的一些遗物，内中有一些友人送他的字画。我发现您给他的题词，附上影印件，供存念。

您说梁实秋“是一朵鸡冠花”，不知是什么含义？写这几句话时的情形如何？如方便，

盼告知。方令孺的题词中，则称梁实秋为“梨花”——“淡泊风流”。

我写的《倾城之恋——梁实秋和韩菁清忘年之恋》一书，已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印行。与卓如的《冰心传》是同一出版社。

祝
万事如意

小友
叶永烈上
1991年4月1日上海

1991年4月5日，冰心亲笔给我复函。这一回，她没有称我“小友”，而是称“永烈先生”。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永烈先生：

谢谢您寄来的复印件。为什么他是鸡冠花？因为那时旁边还有几位朋友，大家哄笑说“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因此我加上一句“鸡冠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读了印件，觉得往事并不如烟。

冰心 1991年4月5日

此岸加彼岸，构成一个完整的梁实秋

九旬老人的记忆如此清晰，她所回忆的情景与梁实秋生前的回忆完全一致——虽然隔着一道海峡，虽然往事已过去几十年头。

哦，“往事并不如烟！”正因为这样，1972年当梁实秋听见传言说冰心在北京谢世，赶紧命笔写下《忆冰心》，把他所记忆的冰心往事清晰地向读者娓娓道来；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之后的第十天，冰心则在北京写下《忆实秋》，写

出她心目中的梁实秋。海峡无法阻断缅怀之情，岁月没有模糊记忆屏幕。只有那个李后主，絮絮叨叨“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李煜《子夜歌》)。不如梦，不似烟，梁实秋夫人从海峡彼岸给我带来的大量书信原件，还有海峡此岸的许多梁实秋老友的生动回忆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使我充满信心投入记述梁实秋往事的长篇之中——他在海峡此岸生活了40多年，在彼岸生活了近40年，此岸加彼岸，这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梁实秋。

1994年8月10日，63岁的韩菁清因高血压中风，在台北猝然离世。

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她的一生，始于20世纪之初，殁于20世纪之末，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

生意最好的海鲜摊

□陈亦权

我们这个小城虽然不在海边，但离海边也不过百来里路。所以在一些没有城管的郊区大路边，有好几个海边渔民直接开车过来摆卖海鲜的地摊。

我曾和同事们粗略地统计过，光是长期摆摊的，就有八个。听说生意最好的还是城东一个名叫“青岛佬”的海鲜直供点，有很多人会特意开车到那里去买海鲜。

我喜欢吃海鲜，也经常买海鲜，特别是扇贝、牡蛎之类，清蒸起来蘸点醋，简直鲜甜可口得不得了。虽然买回来清洗有点麻烦，但毕竟它的美味足以让人忽略这些麻烦。因为“青岛佬”和我家的方向刚好相反，我倒是从来没见过去光顾过。我寻思着，哪个摊位上的海鲜不是海鲜呢？反正价格都差不多，根本没必要特意跑那么远去买啊。

一个傍晚，我郊游回来，正巧路过“青岛佬”的海鲜摊位，这个摊位的规模和海鲜品种确实要比别的摊位大且多，顾客也明显比别的摊位要多。反正顺路，我便凑过去打算顺便买点海鲜回家。来到摊位边上，我一边选海鲜，一边和老板搭讪：“你们这品种多，生意就是好呀！”老板笑说：“我们刚开始也就三两个品种，后来才慢慢多起来的。现在我们光是固定品种就有20多个。”

一听这话，我突然感觉到我之前的猜测是错的，所谓的“品种多”应该只是他们家生意好的一个结果，并不是原因。那到底是什么使他们的品种越来越多呢？我正想问，老板已经去招呼别人了。

我选好几斤扇贝和牡蛎放到电子秤上，叫老板来过秤。没想到老板并没有直接开始称重量，而是把我选的海鲜倒进一个大筐子里，然后打开高压水枪对着一阵猛冲，海鲜壳上的污渍纷纷掉落下来。没两分钟，黑黑的扇贝就变得干净又清爽了。滤掉水分后，老板这才把海鲜重新装到袋子里，放到电子秤上去称重。

老板收了钱，又忙着打开水枪给别人冲洗起来。我便提着袋子离开，边走边听着这“哗哗哗”的高压水枪声，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摊位与别的摊位不同在哪儿了——多了一个水枪的声音。在别的摊位上买海鲜，我们回家后都需要自己用刷子一个个地刷一遍，而在这里买海鲜，老板会用高压水枪帮我们洗干净，免去了我们回家后清洗的麻烦。我终于明白，同样的海鲜，同样的价格，为什么这个“青岛佬”摊位的生意会特别好了。说简单一点，就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个清洗的服务；说复杂一点，就是他比别人多投入了一台高压水枪，比别人多替顾客考虑了一份。

做生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多为顾客着想一分，顾客就会多来找你一次。

四面垂杨十里荷

□耿艳菊

午饭油腻，人也跟着没有好情绪。想着去菜市场买点水果，寻些清新的蔬果气息。

进菜市场大厅，我先买了几个鲜红的大桃子，看见一家花店，进去转了一圈，想寻些水养的植物。家里桌上闲置着一个喝水的杯子，天气这么炎热，用它养些绿色的植物或可消除闷热夏季燥热的心情吧。花店主人热情、亲切，跟着她看了几种植物，铜钱草、竹子，还有叫“一帆风顺”的绿植，竟没有十分中意的，只好抱歉着走出花店。

烦闷的情绪仍挥之不去。突然就想起老家院子里西南角上的小菜园，每年父母都会在那种上几架黄瓜。夏天出外回来或午睡起来，到小菜园摘根黄瓜，抹掉绒绒的小刺，水井边一冲，鲜脆清甜，坐在院子里的槐树荫下慢慢吃，很惬意——去买两根黄瓜吧，突然想。菜摊上的黄瓜看起来似乎很精神，黄瓜头上的小黄花仍开得绚烂，总让人觉得不真实、不自然，硬装上去似的。看了一圈，最后选了两根没有小黄花黄瓜。心里依旧怅然若失，还是有些不如意，像雾天的清晨，朦朦胧胧的，抓不住，扯不开。

离开菜市场时，我低头整理手中的东西，无意间的一瞥，在一家水果摊子的下面看到了一捧粉红和一捧翠绿——是荷花和莲蓬。这家水果摊我刚都绕了好几圈，但他们放水水果的架子不高，我又心绪不宁，经过了好几次都未发现这个迟到的小惊喜。

菡萏荷花最清凉，我立即买下一枝含苞未绽的粉荷，拿在手里，一路走着。午后的阳光浓烈，我却觉得自己此时已拥有了整个夏天的清凉，无惧暑意。

荷花，对我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它不只是夏天里代表着清凉的花卉，那是故乡，是一种悠闲静谧的生活向往。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旅居在外的人最怕读到勾起乡思的句子，可又忍不住要一遍遍地读。我的故乡虽然不是江南，也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静美和安逸。它被清清的湖水环绕着，湖里到处都是荷花，湖边到处栽着垂杨柳。湖水盈盈，荷叶田田，荷花亭亭，杨柳摇曳。正是苏轼《浣溪沙·荷花》的情景：“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这样的情景，我常常在现实中遥望，在记忆里追寻。

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家园，有梦想的生活方式，我也曾经在现实和梦想之间徘徊矛盾，深深痛苦过。直到读到梁实秋的一篇《雅舍怀人》的文章，才豁然开朗，明白梦想就是美好的梦想，如果把它变成现实，就会失去其美好的一面，也会有新的烦恼出现。梁实秋说：“其实哪个人在人生的坎坷的路途上没有过颠簸？哪一个不再憧憬那神圣的自由的快乐的境界？不过人生的路途就是

表达着对儿孙辈的爱，全然不顾自己已比较虚弱的身体。

儿子五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虚弱的身体不容许他再在黄土地上——锄一锄地挖花生。当左邻右舍的花生都白净净地躺在竹席上享受阳光时，父亲种的花生还在黄土地里睡觉。过了收获季节，花生便已不能连根拔起，需要用小巧的挖锄一点一点地在泥土中掘出。母亲看着老家那一大片花生地，着实发愁。好不容易到了国庆节，听说我们国庆要放七天假时，她兴高采烈地说：“我争取回老家去把花生掏完！”我想了想，说：“好吧，我们一家大小全回去掏！”

母亲说：“不成，不成，那毛毛蚊会给你咬得全身是疙瘩！”毛毛蚊，在老家乡下特别多，针尖一样大小，吸人血来特别凶狠，它的厉害我早已领教过。但我主意已定，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于是国庆节当天，我们一家大小就坐车回到乡下。父亲很高兴，抱着孙子

这个样子，抱怨没有用，逃避不可能，想飞也只是一个梦想。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尔做白日梦，想入非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安慰，当然亦无可。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去了，人人都循着这路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是认真不得。”

现实的人生需要现实的方法，在对理想生活的向往里，不妨保持着心中的那份美好和希望，把现实人生的荆棘之路慢慢变成蔷薇之路。

从菜市场带回的那枝粉荷养在了桌上那个闲置的白瓷水杯里，繁忙工作的间隙，偶尔看看它，给自己一两分钟的嬉戏，想象着自己在“四面垂杨十里荷”的湖边漫步，竟也心旷神怡。

梁启超说：“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以不完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我想，生活的妙味就在于学会释怀人生出的一些无奈，在当下里寻找一点活着的乐趣吧。

不离手，很久没刮过胡子的脸直往孩子脸上蹭，硬硬的胡子扎得儿子哇哇叫。

为了尽快完成掏花生的任务，我们借来好几把小巧的挖锄。每人一个小木凳，一把锄，一点一点地挖土里的花生。待小凳子周围都挖得差不多了，再把凳子向前移动一点，继续重复相同动作。这活儿看似简单，但会把手上脚上全沾满泥巴，增加用手对付毛毛蚊的难度。几个小时后，大家都腰酸背痛，深切体会到做农活的不容易。但刚掏出的花生虽满身是泥，吃起来却格外清香。母亲最喜欢吃这种“泥巴子”花生，每年我们都会给她留一点，可以用塑料袋保存一段时间。

那年过后，父亲再没有下地种过花生了，他已被可恶的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不久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又一个新鲜花生上市的季节，我吃着香脆的花生，想起父亲，想起陪母亲回老家掏花生的日子，仿佛一切都在昨天，从没有离我们远去。



“乡音”征文 作品选登

大锅粥

□章晖

我的婆家在廉江一个名叫王竹江的小村里，那里煮食大锅粥，已成为春节不可缺的习俗。

小村里果园颇多，祠堂仅有一个。上祠堂祭祖，吊花灯有着浓重的仪式感。长方形的祠堂经过了无数次翻修，搭配的新瓦旧墙，显得厚重沧桑，没有人知道它的真实年龄。九十岁的八公说祠堂至少比他年长两百岁。祠堂门口的戏台在元宵节时热闹得很，台上木偶戏、粤剧会如火如荼地轮番上演着，台下的老戏迷们则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剧情中。孩子们就像萤火虫，在场中飞来飞去。

每到正月初四，德高望重的伯公便带领他的一队“宰猪人马”起个大早，拉上已定好的村里的走地猪，直奔古藤缠绕的风水岭脚下。那里，有供奉的菩萨，有祖宗的灵位，有祭台，有砖砌的土灶、案几，还有水井。伯公们支上大铁锅，加满水，点燃木柴。水开时，将案几上不再挣扎的猪抬到盆中，滚烫的水倒下去，几双手拿着刨子，很快便剔净了猪毛。不多时，白嫩的猪便出现在眼前。接下来，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像庖丁解牛般，一头猪便被分解成了几大块，放到锅中去煮了。

此时，朝阳刚从桉树林中冉冉升起，喜鹊绕枝飞来飞去。村民们会提着自家煮熟的肉食，穿过稻茬田，穿过竹林、桉树林，从四方八面赶来。摆在祭台上的食物基本雷同，但

每户人家并不会弄混淆，他们井然有序地完成了祭祖仪式，最后再放一挂鞭炮。鸟儿闻声惊飞散去，祭台边也仅剩一窝后辈，在老祖宗坟中叽叽喳喳。瞧吧，那男女老少中还掺杂着外地媳妇、异地女婿，捋话、粤语、国语大杂烩般“烹煮”着。

这时伯公们会把捞起的猪肉切成块，平均分配到每家提供的瓷盘中。他们的手宛如秤，连猪肝、猪腰、猪心都分得极其均匀。煮过肉的汤水，还在欢快地沸腾着，新鲜大米便下了锅，加入适量的盐，盖上锅盖，待水从盖沿突然地冒出来，方揭开盖来，用锅铲搅动，反复数次后，大锅粥便煮熟了。那个香啊，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的米香，和着淡淡的肉香，混合成纯粹的粥香。伯公们依旧一勺一勺地分给各家。分到一碗这带着祖上庇佑的粥，有的人在现场便津津有味地吃了，有的人则会带回家，与一家人分享。

林清玄说，舌要清欢，找不到萝卜蒜茸笋；身要清欢，找不到清凉净土；意要清欢，找不到智慧明心。

人间何处有清欢？我想王竹江村的大锅粥也称得上“清欢”吧。谁也说不清大锅粥煮了多少年，反正我嫁过来都吃了二十年。而年过古稀的婆婆说，她嫁过来时，这粥便已存在。

看，一锅汤、几勺盐、数瓢米，从贫困年代煮到如今，不仅煮老了岁月，也滋养了一个村庄的精神之胃和无闻之根。

编者按

本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sj@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统筹·易芝娜

本版制图·王军

